



· 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术文库 ·



佛典语言研究论集

FODIAN YUYAN YANJIU LUNJI

储泰松 著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 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术文库 ·



佛典语言研究论集

FODIAN YUYAN YANJIU LUNJI

储泰松 著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 芜湖 ·

责任编辑:潘 安

装帧设计:杨 群 欧阳显根

责任印制:郭行洲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佛典语言研究论集 / 储泰松著. — 芜湖: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12

(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术文库)

ISBN 978-7-5676-1148-1

I. ①佛… II. ①储… III. ①佛教 - 名词术语 - 汉语 - 中古语音(魏晋南北朝隋唐语音) - 文集 IV. ①H11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01578号

本书由安徽师范大学教育基金会宝文基金资助出版

佛典语言研究论集

储泰松 著

出版发行: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芜湖市九华南路189号安徽师范大学花津校区 邮政编码:241002

网 址:<http://www.ahnupress.com/>

发 行 部:0553-3883578 5910327 5910310(传真) E-mail:asdcbsfxb@126.com

印 刷:安徽芜湖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2014年12月第1版

印 次:2014年12月第1次印刷

规 格:700 mm × 1000 mm 1/16

印 张:19.25

字 数:300千

书 号:ISBN 978-7-5676-1148-1

定 价:38.50元

凡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版图书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总 序

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的前身是1928年建立的省立安徽大学中国文学系,是安徽省高校办学历史最悠久的四个院系之一。这里人才荟萃,刘文典、郁达夫、苏雪林、周予同、潘重规、卫仲璠、宛敏灏、张涤华、祖保泉等著名学者都曾在此工作过,他们高尚的师德、杰出的学术成就凝固成了我院的优良传统,培养出了一大批出类拔萃的各类人才。

文学院现设有汉语言文学、汉语言、秘书学、汉语国际教育等4个本科专业;文学研究所、语言研究所、古籍整理研究所、美育与审美文化研究所、艺术文化学研究中心等5个研究所(中心)。拥有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博士点,中国语言文学、艺术学理论2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点;设有中国古代文学等10个硕士学位二级学科授权点和学科教学(语文)、汉语国际教育两个专业学位点;有1个安徽省A类重点学科(中国语言文学),3个安徽省B类重点学科(中国古代文学、汉语言文字学、中国现当代文学);1个国家级特色专业建设点(汉语言文学专业),1个国家级教学团队(中国古代文学),2门国家级精品课程(文学理论、大学语文),1个省级刊物(《学语文》)。

文学院师资科研力量雄厚,现有专任教师82人,其中教授26人,副教授40人,博士51人。2009年以来,本学科共主持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74项,其中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项(含重大招标项目1项),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13项。教师中,有国家首届教学名师1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2人,皖江学者3人,二级教授8人,5人入选省级学术和技术带头人,6人入选省级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

走过80多年的风雨征程,目前中文学科方向齐全,拥有很多相对稳定、特色鲜明的研究领域。唐诗研究、“二陆”研究、宋辽金文学研究、词学研究、现代小说及理论批评研究、当代文学现象研究、《文心雕

龙》研究、古典诗歌接受史研究、梵汉对音研究、句法语义接口研究、儿童语言习得研究等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或在学术界有较大影响。特别是李商隐研究的系列成果已成为传世经典,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教授袁行霈先生说,本学科的李商隐研究,直接推动了《中国文学史》的改写。

经过几代人的薪火相传,中文学科养成了严谨扎实的学术传统,培育了开拓创新的学术精神,打造了精诚合作的学术团队,形成了理论研究与服务社会相结合、扎根传统与关注当下相结合、立足本位与学科交融相结合、历代书面文献与当代口传文献并重的学科特色。

新世纪以来,随着老一辈学者相继退休,中文学科逐渐进入了新老交替的时期,如何继承、弘扬老一辈学者的学术传统,如何开启中文学科的新篇章,成了摆在我们面前的迫切任务。基于这一初衷,我们特编选了这套丛书,名之为“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术文库”,计划做成开放式丛书,一直出版下去。我们认为对过去的学术成果进行阶段性归纳汇集,很有必要,也很有意义,可以向学界整体推介我院的学术研究,展现学术影响力。

现在呈现在读者眼前的是第一辑,文集作者均是资深教授或博士生导师,有年高德劭的老一辈专家,有能独当一面的中年学术骨干,有崭露头角的青年才俊,可以反映出文学院近年科研的研究特点与研究范式。

新时代,新篇章。文学院经过八十余年的风雨砥砺,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赭塔晴岚见证了我们的发展,花津水韵预示着我们会更上层楼;“傍青冥而颀颀白日,出幽谷而翱翔碧云”。我们坚信,承载着八十多年的历史积淀,文学院的各项事业必将走向更大的辉煌!

我们拭目以待……

丁 放 储泰松

2014年8月

目 录

总 序	1
-----------	---

第一部分 梵汉对音理论与实践

梵汉对音概说	3
梵汉对音与中古音研究	19
梵汉对音与上古音研究 ——兼评后汉三国梵汉对音研究	31
鸠摩罗什译音研究	38
施护译音研究	48

第二部分 梵汉对音与汉语方音史

唐代的秦音与吴音	73
中古佛典翻译中的“吴音”	81
唐代音义所见方音考	93
唐代的方言研究及其方言观念	113

第三部分 佛典音义与韵书史

唐代前期佛典经疏引《切韵》考	133
窥基《妙法莲华经玄赞》所据韵书考	147
唐末以前音义文献中的“轻重”及其涵义	158

第四部分 音译词溯源

“和尚”的语源及其形义的演变	175
“毗嵐”的流变及其相关问题	189
中古汉语里表示疼痛、惊讶的拟声词	196

“毛道”杂考	210
--------------	-----

第五部分 《可洪音义》研究

《可洪音义》札记	219
《可洪音义》注释的内容及其特色	225

第六部分 其 他

《高僧传》标点指误	241
-----------------	-----

附 录

唐代的梵汉对音材料及其研究	253
梵汉对音研究论著目录	265
后 记	298

第 一 部 分
梵汉对音理论与实践

梵汉对音概说

1 引言

1.0 对音(Transcription, 亦译 Transliteration)

对音是指用汉语音译外语名词术语或成段语料,或用外语音译汉语名词术语或成段语料,借此考订各个时期的汉语语音系统。就材料可利用的现状而言,对音主要是指汉译外语,外语译汉由于材料限制还没有人系统研究过(个别语言除外)^①。一般来说,对音是随着翻译外文出现的。除中古的梵汉对音以外,唐朝还有回鹘(Uighur script)汉译音、日译汉音和吴音(Kan-on and Go-on)、汉越语(Sino-Vietnam)、朝汉(Sino-Korean)、藏汉(Tibetan-Chinese)译音材料,宋有西夏文(Chinese-Tangut and Tangut-Chinese)、女真文(Jurchen script)与汉语的译音,元有蒙(hpags-pa script)汉对音,清有满(Manchu script)汉对音,如果对这些材料作一番深入、系统而综合的研究,我们不难从中理出一个汉语语音发展的脉络。

1.1 梵汉对音(Sanskrit-Chinese transcription)

梵汉对音,亦称华梵对音(Sino-Sanskrit transcription),是指用汉语音译梵文名词术语或陀罗尼(Dhāraṇī)密咒。自汉代翻译佛经始至宋初止,其间历魏晋南北朝隋唐诸朝,每一朝代均留下了大量的梵汉对音材料。遗憾的是,梵汉对音的研究到目前还停留在归纳整理个别译主的译音系统上,而对其做系统的共时或历时的分析还没人做过,

① 参考《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徐通锵、叶蜚声:《译音对勘与汉语的音韵研究》,《北京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

这不仅仅是因为梵文不易掌握,而且还因为这种研究方法和研究材料,目前还缺乏从理论上对其作出科学合理的阐释,所以在实践中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本文试图对此作一初步探讨,只是笔者学识浅陋,不当之处在所难免,唯意在抛砖引玉,宇内方家幸不以为过,祈望教焉。

2 与对音有关的梵文语音知识

2.0 文字体系

梵文早期使用伽罗斯底字母(kharosthi)和婆罗谜(brāhmī)字母书写,前者又称佉卢文、驴唇文,前五世纪传入印度,至公元三世纪盛行于印度西部,后者是前七世纪形成的半字母、半拼音文字体系,至七世纪形成天城体(devanāgarī)梵文字母。汉传佛教大多数使用的是形成于四至六世纪的悉昙体(siddham)字母。

2.1 书写形式

梵文的拼法是以音节为单位,把元音和辅音拼合起来写的,词与词之间一般不分开,即连写在一起,一句话说完了才分开。

元音进入音节以后,都要使用代用符号,除非它处于音节开头或者在另一个元音之前,否则不用原形,但短a没有代用符号。

2.2 字母表及个别字母发音说明

梵文有49个字母,其中元音14个,辅音35个,外加鼻音(anusvāra)符号(·)和送气音(visarga)符号(:)两个,总共是51个。见下表。

玄奘《大唐西域记》卷二说:“详其文字,梵天所制,原始垂则,四十七言。”47字母,是指古典梵文即梵文雅语说的。表中元音栏的I、Ī和辅音栏的I、Ī一般只出现在吠陀梵语里,除去这四个,即是所谓的“四十七言”。只除掉辅音的I、Ī,就是人们常说的四十九根本字。

元 音		辅 音			
字母	拉丁文转写	字母	拉丁字转写	字母	拉丁文转写
अ	a	क	k	द	d
आ	ā	ख	kh	ध	dh
इ	i	ग	g	न	n
ई	ī	घ	gh	प	p
उ	u	ङ	ṅ	फ	ph
ऊ	ū	च	c	ब	b
र	r	छ	ch	भ	bh
ऋ	ṛ	ज	j	म	m
ॠ	ṝ	झ	jh	य	y
ऌ	l	ञ	ṇ	र	r
ॡ	l̄	ट	t	ल	l
ए	e	ठ	th	ळ	l̥
ऐ	āi	ड	d	ळ्ह	lh
ओ	o	ढ	dh	व	v
औ	āu	न	n	स	s
म	m	त	t	श	ś
ह	h	थ	th	ष	ṣ
				फ	f
				ह	h

元音有十四个,除去!、!不计,前面8个元音是4对长短音,多数西方学者将短a与长ā读作[a][a:],因为波你尼语法就是这样区分的。但实质上长短a的音值并不反映长短之别。据金克木先生考证^①,短a与长ā的区别应是[o]与[a],或者是[ʌ](或[ə])与[a]的分别;俞敏先生以为是[ɐ]与[a]的分别。今天的印地语短a读[ə],孟加拉语读[ɔ],可以支持金、俞两位先生的说法。

元音读r读[ri],发音时舌尖卷起,接触齿龈,相当于英语rich中的ri,但无圆唇动作。

•(anusvāra)汉名太空点,是个圆点,写在辅音字母或一个音节的上面或下面,转写作ṁ或ṅ。它本来是两个:•和◌,前者表示鼻音,随其后的辅音不同而改变,代表五个鼻辅音:如果其后的辅音是喉音就

① 金克木:《梵语语法(波你尼经)概述》,《语言学论丛》第七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11-280页,又见其《印度文化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俞敏:《后汉三国梵汉对音谱》,《中国语文论文选》,日本光生馆1984年版。

代表鼻音 $\bar{n}$ ；如果是腭音，就代表鼻音 $\bar{n}$ ；如果是顶音，就代表鼻音 $\bar{n}$ ；如果是齿音就代表鼻音 n ；如果是唇音就代表鼻音 m 。后者表示鼻化元音，也叫半鼻音。这两类鼻音只在诵读“吠陀”(veda)经文时才使用，梵文雅语并不加以区分，加上这两种符号书写起来极易混淆，所以西方学者从不强加区别，而统一作前者。

: (visarga) 汉名涅槃点，表示送气音，转写作 $\dot{h}$ ，读作喉擦音 $[h]$ ，对音时常把它当作喉塞音 $[ʔ]$ 。它不是梵文固有的音，而是来自词末的 s 或 r 。梵文音变原则规定：以 s 、 r 结尾的词，如果处在一句话的最末或者单独出现，或出现在塞音 k 、 kh 、 p 、 ph 和擦音 $\acute{s}$ 、 $\dot{s}$ 、 s 之前，不管它们是在同一单词之中还是在下一单词的起首字母， s 和 r 都变成 $\dot{h}$ ，如：vada-tas punar 变成 vadata $\dot{h}$ puna $\dot{h}$ 。

梵文的辅音可分成八类：喉音、腭音、顶音、齿音、唇音、半元音、啞音和气音。前面五类统称比声，每类五个字母，按不送气清塞音、送气清塞音、不送气浊塞音、送气浊塞音、鼻音的顺序排列；后三类统称超声。

喉音指 k 、 kh 、 g 、 gh 、 $\bar{n}$ ，是舌根音，读 $[k]$ 等；腭音指 c 、 ch 、 j 、 jh 、 $\bar{n}$ ，是舌面前塞擦音，其中 jh 在所有古代语言里出现不超过六次，《梨俱吠陀》(Rgveda) 只出现一次， $\bar{n}$ 只出现在同类辅音之前或之后。

顶音指 $\acute{t}$ 、 $\dot{t}$ 、 $\acute{d}$ 、 $\dot{d}$ 、 $\bar{n}$ ，国内梵文学者将其读作舌尖后塞音，而欧洲学者则读作 $[t]$ 等，因为它是从 t 组演变来的：① t 组处于 $\dot{s}$ 之后变成 $\acute{t}$ 组；② n 处于 $\dot{s}$ 、 r 、 $\dot{r}$ 、 $\bar{r}$ 之后而且紧接在 n 、 m 、 y 、 v 之前时变成 $\bar{n}$ 。

半元音指 y 、 r 、 v 、 l 四个，这是传统的分法，其实 r 是颤音，读 $[r]$ ， l 是边音， v 是唇擦音，读 $[v]$ ，只在个别情况下读 $[w]$ （如在一个音节里 v 位于一辅音之前），只有 y 才是真正的半元音，读 $[j]$ 。这四个半元音都是浊音。

啞音指 $\acute{s}$ 、 $\dot{s}$ 、 s 三个， $\acute{s}$ 是腭音，读 $[ʃ]$ （也有读 $[ç]$ 的）； $\dot{s}$ 是顶音，读 $[ʂ]$ ； s 读 $[s]$ 。

送气音指 h ，一般把它当作清擦音 $[x]$ 或 $[h]$ ，但它真正的音值应是浊音。

以上是单辅音，在对音实践中还常常碰到两个复辅音，它们是 $k\dot{s}$ 和 ts 。由于啞音 $\dot{s}$ 、 s 发音时呼出的气流很强，当它们分别和塞音 k 、 t 凝固在一起的时候，快念起来在听觉上便好象是一个送气音，一般认为

ks是舌尖后(或舌叶)清送气塞擦音,ts是舌尖前清送气塞擦音。

2.3 音节的长短(long and short)与轻重(light and heavy)

梵文的音节是由辅音加元音构成的。从韵律角度来说,音节(非元音)有轻重之分。如果一个音节的元音是长的,或者是短元音但后面却接有一个以上的辅音,就是重音节,Visarga和anusvāra算完全辅音。轻重与长短不同,它只是韵律术语,不是说话的语调,多见于念诵吠陀经文和佛教梵呗时所使用的歌唱调中,如buddha(佛陀)中的u是短音,却在ddh两个相连的辅音之前,就算是重音节,和长音一样。

2.4 音 调

历代印度语法学家都认为重音(accent)是依附于音调(tone)或音高(pitch)变化的现象,它是一种乐调重音,只有在吠陀文献里才见到,使用于诵读的场合,在古典梵文中已不分,而现代印度人梵文发音中的重音主要是力度(强势)重音(ictus-accents)。乐调重音的基本音调有两个:高调(udātta, acute or raised)和低调(anudatta, grave or not raised),重音音节是高调,非重音音节为低调。第三个调叫中调,也叫降调(svarita, circumflex),它是一个过渡性滑音,并非一个正式的调子,一般是一个高调与一个低调结合在一起构成的,很少出现在由真正的长元音或二合元音构成的音节上,而是常出现在由y或v(从元音i、u变来)与元音构成的音节上,不管它是长元音还是短元音。

2.5 音变(sandhi)规则:连音变化

梵文辅音和元音间的连音变化比较多,在所有的元音变化中,最常见而且最规则的是所谓的guṇa和vrddhi两种,它们常发生在词的派生形式和曲折变化之中。通俗一点说,guṇa(德,品德)是一个词的正常重音形式,是在单元音的基础上加短a构成;vrddhi(增)是加强重音形式,是由guṇa加a构成。各元音变化如下:

	a	ā	i/ī	u/ū	ṛ	ḷ
guṇa	a	ā	e	o	ar	al
vrddhi	ā		āi	āu	ār	

从理论上说,元音 $\bar{r}$ 应有和 $\bar{r}$ 同样的变化, $\bar{l}$ 的 vrddhi 形式该是 $\bar{a}l$,但实际情况根本不清楚,因为在古代文献中根本没出现过, $\bar{l}$ 的 guṇa 形式是 al ,但它只出现在一个词根上: $klp \rightarrow kalp$ (倾向于,导致)。

在 guṇa 的变化过程中, a 保持不变,即 a 就是自身的 guṇa 形式;不管是 guṇa 还是 vrddhi ,长 $\bar{a}$ 都保持不变。

除极少数例外, guṇa 不出现在以辅音结尾的重音节上,如 cit 可变为 cet ,但 $cint$ 就不许变成 $cent$ 。

梵文没有二合元音 ai 、 au ,所以 $\bar{a}i$ 、 $\bar{a}u$ 常简写作 ai 、 au 。 o 、 e 、 au 、 ai 就是梵文的四个二合元音,前两个在很早的时候就丢失了复合元音的特征,变成了长元音: $e(<a+i)$ 念 $[e]$, $o(<a+u)$ 读 $[o]$ 。只有 ai 、 au 是真正的二合元音,读做 $[ai]$ 、 $[au]$ 。

两词之间元音相连的和谐律:

$a/\bar{a}+a/\bar{a} = \bar{a}$	$a/\bar{a}+i/\bar{i} = e$
$a/\bar{a}+u/\bar{u} = o$	$a/\bar{a}+r = ar$
$a/\bar{a}+e/ai = ai$	$a/\bar{a}+o/au = au$

这个元音和谐律不同于 guṇa 和 vrddhi ,它不是发生在同一个词的内部,而是出现在相连的两词之间,即上一词的最末一个字母与下一词的起首字母相连时发生的变化,这在对音中常碰到,如见到汉梵不一致的地方,它是提供答案的线索之一。如 $avalokita$ (观) $iśvara$ (自在),意译是观世音(菩萨),音译做“阿缚卢枳多伊湿伐罗”,对应整齐;唐玄奘译作“阿缚卢枳低湿伐罗”,“低”对的就是 $te(<ta+i, avalo kiteśvara)$ 。^①

3 汉译佛经的译音条例

经过将近一千年的译经实践,人们对梵文音节有了充分认识,译音方法由粗疏到细密,逐渐建立起一个完善的系统。一般来说,一个梵文音节用一个汉字去对,如 $lambā$ 蓝婆, $asaṃge$ 阿僧祇(鸠摩罗什,

① 以上梵文知识,重点参考了:Edward D.Perry: *A Sanskrit Primer*. Columbia University, 1936; W. D. Whitney: *The Sanskrit Grammar*. Leipzig, 1879; T. Burrow: *The Sanskrit Language*. Faber and Faber Ltd, 1965. 另参罗世方:《梵语课本》,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函阔:《西藏文字与悉昙梵字的比较研究》,《少数民族语文论集(一)》,中华书局1958年版。

以下简称鳩), *devadatta* 提婆达多(支谦), *lumbinī* 嵐毗尼(般若), 但由于梵文音节并不单纯是由一个辅音加一个元音构成, 所以历代译经高僧都创立了一些处理特殊梵文音节的规则。

3.1 对梵文复辅音分割的原则和方法

一般来说, 后汉以后汉语语音系统里已无复辅音, 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 所以每当遇到梵文复辅音构成的音节, 译经者就不得不以其他的方法来处理。

3.1.1 塞音+塞音+元音

这种音节有两种处理方法: a) 将第一个塞音划归上一音节, 用汉语入声字对, 第二个塞音作下一音节的起首辅音。如: *ukke* (*uk + ke*) 郁枳, *mukta* (*muk + ta*) 目多(鳩), *siddha* (*sid + dha*) 膝陀(阇那崛多, 以下简称阇)。b) 译作两个汉字的声母, 主要出现在玄奘以后(前代也有这样译法, 但不成系统)。如: *pudgala* (*pu + d + ga + la*) 补特伽罗(玄奘), *yukte* (*yu + k + te*) 欲讫帝(施护)。

3.1.2 鼻音+塞音+元音

将鼻音归上一音节, 用阳声韵字对, 塞音作下一汉字的声母。如: *gandhāri* (*gan + dhā + ri*) 乾陀利(鳩), *pañcaśikha* (*pañ + ca + śi + kha*) 般遮尸弃(支谦), *sundau* (*sun + dau*) 孙陶(昙无讖), *kalavinnaka* (*ka + la + viñ + ka*) 羯罗频迦(玄奘)。

3.1.3 流音(擦音、半元音)+塞音或鼻音+元音

要么将流音归上一音节, 早期阴声字、入声字对, 中晚期用入声字对; 要么对两个汉字。如: *mānastabdha* (*mā + nas + tab + dha*) 摩那答陀(支谦), *vr̥ṣṇi* 弼瑟膩(昙无讖), *akanisṭha* (*a + ka + niṣ + ṭha*) 阿迦尼吒, *kāśmīra* (*kāś + mīr*) 闍宾(求那跋陀罗), *dharma* (*dhar + ma*) 达摩(阇), *rtha* 刺他(玄奘)。

3.1.4 塞音+流音+元音

一般对两个汉字的声母, 但逢 *v, y, r* (= *r + i*) 时也对一个汉字, 以流音充当汉字的介音。如: *vyoti* 树提(昙无讖), *vajra* 跋闍罗(地婆诃罗), *jvala* 什筏罗(玄奘), *siddhyantu* (*sid + dhyān + to*) 悉钵睹(义净), *alidvara* (*a + li + dva + ra*) 阿哩掇哩(施护)。

3.1.5 流音+流音+元音

这一类译法比较混乱,可以是将第一个流音作为上一音节的入声韵尾,第二个流音作下一个汉字的声母,如:**malli**(mal+li)末利(鳩),**sasvasattvāṇām**(sas + va + sat + tvā + nām)萨婆萨埵喃(义净);可以是对两个汉字的声母,如:**arhat**阿罗汉(支谦),**śvā**湿婆(玄奘),**hrīḥ**訖哩(法护);可以是对一个汉字,将第二个流音作为介音出现,如:**vr̥ji**(vr̥-ij+ ri+ji)佛栗氏(玄奘),**śvete**税帝(义净)。

3.2 单辅音的前后兼用

僧徒译经,虽然文字工拙有异,但是对音极力求真,用字极为谨慎,以免亵渎神灵,这是历代译经家一致追求的目标。求真的有效方法,就是将梵文的单辅音前后兼用,也就是说,一个辅音既作为上一音节的韵尾,又作为下一音节的声母,正如古代译经家所说:以上字终响作为下字头响,这在翻译学上称之为连声之法。如:**sumana**(su + man + na)须曼那,**akṣaya**(ak + kṣa)恶叉治,**umāraka**(rak + ka)乌摩勒伽(鳩),**atimuktaka**(tak + ka)阿地目得迦(慧琳),**upāsaka**(sak+ ka)邬波索迦(玄奘),**daha**(dah+ha)捺贺(施护)。上文我们虽然说过,入声字对独立的塞音、流音尾,像**buddha**佛陀(鳩),以**bud**对佛,**anavatapta**阿那婆达多(慧琳),以**tap**对达,但这种情况毕竟是少数,主流还是单辅音前后兼用,尤其是唐代以后。

3.3 固定译音用字

随着译经事业的发展,人们对梵文的认识不断清晰,从译经技巧上说,前代译经家为后代译经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就译经方法来说,后代译经家较前代译经家有了较大的选择余地。到不空以后,对咒文中常出现的术语一般用固定的汉字去译,不随便换译。这不仅在同一译主的译经中是这样,而且在不同时代不同译主的译经中也是如此。(它不是一般所说的沿译。)如:**ka/kā**、**ga/gā**这四个音节早期译经是迦、伽混对,而施护截然分开,前两个对“迦”,后两个对“伽”;**vajra**是密咒里出现率较高的一个词,金刚智译作“跋折啰_合”,施护译为“嚩日啰_合”。下面我们从《波若波罗蜜多心经》里选一句话,看看各家的译法(材料来源:《大正藏》卷8)。(为学术研究的需要,本书适当沿用一些